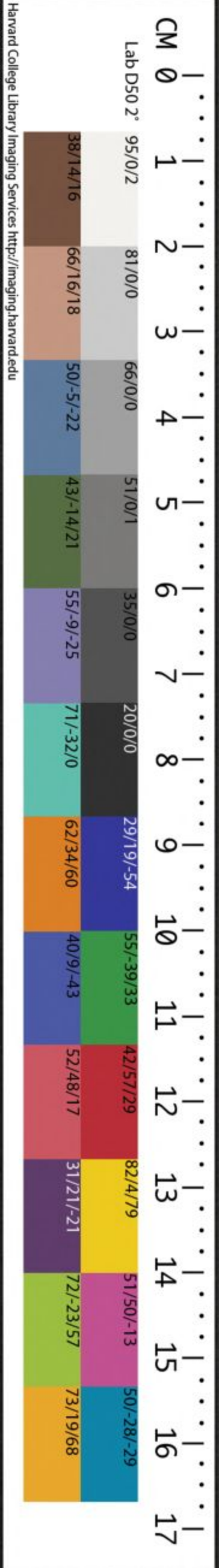


T25/2/8193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871-1872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三十五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晉**
司馬氏
補洛陽

魏

吳天紀四年
寧六年改四月
太康元年

春晉諸將至建業吳丞相張悌

迎戰死之三月晉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孫皓出降

通鑑曰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磯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椎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後先行遇鐵錐錐輒着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城外歆遣兵拒濬大敗而歸伏兵隨入虜歆而還

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撫之預遂分兵益濬王戎遣羅尚與濬合攻武昌降之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彀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群帥方畧徑造建業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至牛渚三月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浚戰大敗于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去柰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狗社稷復何道耶靚流涕而去悌遂為晉兵所殺吳人大震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肖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中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曷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

謂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濬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但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令乎渾不聽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時琅邪王佑亦臨近境皓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於佑濬舟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皓面縛與襪詣軍門降濬解縛焚襪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餘戶五十一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司馬氏曰破虜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搽洛川汛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文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累世

宜矣候官景帝皆明惠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悞殘
唐深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朝廷聞吳已平群臣皆
賀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尉之功也票騎將軍孫秀不
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
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尹氏曰孫皓罪浮于
桀張悌知其敗亡而為之相不足以言智然觀其告親
之言亦可謂審於處死者故綱目於此書諸將並進則
見敵勢之甚強書迎戰死之則見拒戰而死敵此所以
予其全節者也不然以全吳之衆無復一人
死難如悌所云不亦辱乎此固書法之意也

夏四月河東高平及三河魏郡弘農雨雹○晉賜孫皓爵

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是歲吳亡歷四主六十年

通鑑曰賜皓爵歸命侯遣使分詣荆揚撫慰牧守以下
除其苛政吳人大悅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歛
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晉主以為
金城太守五月皓至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

縛賜以衣服車乘拜其子弟為郎吳之舊望隨才擢叙
晉主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待卿久矣皓曰
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
方鑿人目剥人面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
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諸葛靚逃竄不
出晉主與之有舊知其在姊琅邪王妃家因就見焉靚
逃于廁晉主逼見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
聖賢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
不向朝廷而坐劉氏曰漢高之初入關也書除秦苛法
世祖之初至河北也書除莽苛政於是書曰除吳苛政
其予晉以弔民之師也丘氏濬曰按自漢初平元年庚
午關東兵起天下大亂分為三國至是歲庚子凡九十
一年而復為一

晉封拜平吳功臣

通鑑曰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
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

是得解何憚與周浚戕使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晉主不許但以詔書責之濬上書曰臣前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無緣迴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明日還圍石頭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非敢忽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濬爭功不已晉主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晉主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詔增賈充及渾邑八千戶進渾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功有差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濬自以功大為渾父子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甬中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庶類也濬曰吾始徵鄧艾之禍不能無言其終不能遺諸胸中

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悒博秦秀上表訟之晉主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則危乃勤於講武甲嚴戍守又引洹清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桂零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扎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

冬十月晉尚書胡威卒

通鑑曰威為尚書嘗諫時政之寔晉主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晉制戶調之式○初置司州

通鑑曰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晉詔罷州郡兵

通鑑曰詔云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

馬今天下為一當齟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
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
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服官役
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
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
不宜去州郡武備晉主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群起州
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
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尹氏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晉武
甫平吳會已有徵備之意故書詔罷州郡兵以著其失

通鑑曰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部
貝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
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
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
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月而至孟津北地
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

詩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
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吳氏曰觀漢
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由始觀郭
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辛酉

太康二年

丘氏濬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天必立君以主之使之
建其有極以為天下臣民之所視倣善者有所恃而安
於為善惡者有所忌而憚於為惡上必有所不為而後
禁下使之不敢為苟在上者得之不以道行之不以義
則下倣而為之固其所也又何以禁其下哉是故人君
之道在乎建極非道非義而得天下則是惟皇之極不
建矣皇極不建徒以其能運智力而攘奪人之所有立
法制以驅率人之必從則謂之曰彼能混四海九州於
一統致朝覲訟獄之皆歸即以正統予之但計其所見
有而不究其所從來則是儒者作書以教天下後世之
亂臣賊子使之必為竊國之侯而不竊方寸之鈎以取
誅梟獍豺狼接跡於天下矣跡晉之所以得天下始於

司馬懿繼以師昭而終之於炎凡弑一帝廢一帝又弑
一后一時王公士大夫為所殺害者非可一二數則其所
以處心積慮以謀魏人之家國期於必得不復知有天
理人倫者父子祖孫歷四世矣一旦幸中其計死者抱
千載不報之冤生者含沒世不平之憤人衆勝天卒莫
如之何也已矣後世秉史筆者又復以成敗論事而不
復誅其心發揚其奸惡芟除其不義之為天理人倫於
是乎息滅矣世道將安賴哉世又何用儒者為哉史綱
墨書晉字於圈中而分書其年於下著其雖能得天下
而其所得者乃所不當得雖得之猶不得也使後之亂
臣賊子知奸謀詐力雖可以快於一時而公道正
論終不能免於後世庶乎國家禍亂其少弭哉

春二月淮南丹陽地震○三月晉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

通鑑曰晉主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
人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挿戶
鹽汁灑地以引車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勢傾內
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晉主

雖知而不能改尹氏曰成湯放桀之後自謂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晉武平吳甫爾遽事宴遊甚至選其伎
妾五千人入宮此皆亡吳之物既不能舉已故事誅之
以弔吳民反乃尋其覆轍又甚益之遂至沉湎成疾以
殞其軀肉未及寒社稷為墟主民塗炭然後知帝王兢
兢業業固非惡逸樂而好憂勤也所居天位所治天職
刑曰夫討賞曰天命夙寤晨興與天同運正所以為社
稷生靈計耳嗚呼晉武苟知此意則將蚤夜孜孜寢不
遑安烏有遊宴後庭之失哉大書于冊為後鑒也

冬十月鮮卑慕容步歸寇昌黎

通鑑曰初鮮卑莫獲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
號慕容部至孫步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
伐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丘氏濬曰前燕始
見于此五胡亂華鮮卑其一也不獨慕容氏如拓拔禿
髮乞伏之類皆鮮卑也

十一月有星孛于于張又孛于軒軒○鮮卑寇遼西平州

刺史鮮于嬰討破之○晉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

通鑑曰吳民之未復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晉 太康三年春正月晉主親祀南郊○傳咸上書論奢侈

通鑑曰郊祀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晉主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毅糾繩豪貴無所顧忌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劾奏之中護軍羊琇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程衛徑馳入營收琇屬吏考問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晉主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白衣領職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

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晉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

通鑑曰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荀勗馮純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晉主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晉主復欲徵之純侍側語及鍾會純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晉主變色曰是何言邪純謝曰善御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漢高尊寵五王而誅滅光武損抑諸將而克終蓋抑揚與奪使之然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筭無遺策遂構凶逆耳向使錄其小能節以大禮則亂心無由生矣晉主曰然純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

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晉主曰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純因屏左右言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晉主默然由是不徵華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晉魯公賈充死

通鑑曰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卒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晉主許之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鄭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鄭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晉主更曰武綱曰書魯公賈充卒尹氏曰賈充晉之趙穿耳觀庚純高貴鄉公之問與孫皓弒君不忠之謂則充之罪惡非惟舉國知之雖鄰敵亦知之矣今綱目書爵書卒畧無貶辭何哉天理人心之固有充雖元惡然老病垂死且憂謚傳則是小人之心未始安於為惡也昏亂紀度請謚荒公秀猶為晉掩護不欲斥言之耳書公如此豈予之哉正以著晉氏崇獎姦賊保全始終之

意顯其志也

冬十二月晉以齊王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

通鑑曰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純楊珧皆惡之純謂晉主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晉主以為然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王渾上書言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今出之國假以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懼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於是王駿李喜羊琇王濟甄德皆切諫濟德又使其妻公主俱入涕泣請帝留攸晉主怒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人來生哭人耶乃出濟德而喜遂乞老歸卒於家喜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

晉散騎常侍薛瑩卒

通鑑曰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上當為第一乎喜曰孫能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休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温恭脩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具四五之問乎

禮
晉 (外癸) 太康四年春正月晉除祭酒曹志等名賜齊王攸俗物殊

通鑑曰晉主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粲奏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宣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違舊章矣曹志嘆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木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其治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

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羲黃以來豈有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長久是以秦魏纔得沒身而周漢親踈為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為當如博士議晉主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遂免志官其餘皆付廷尉廷尉劉頌奏粲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為此時乃獨為駁議留中七日詔粲等七人免死除名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

三月朔日食○晉大司馬齊王攸卒

通鑑曰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晉主不納雄憤恙而卒攸病轉篤猶催上道攸歐血而卒晉主臨喪其子罔號踊陳訴詔即誅醫初晉主愛攸甚篤為荀勗馮紇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攸舉動以禮鮮有

過事晉主敬憚之每引同處必擇言而後發劉氏曰書為晉惜也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賢也至親且賢徒以荀馮浸潤詭為身後之慮必欲出之以至歐血而卒帝亦闇甚矣使齊王不死豈無益於孱弱之嗣乎綱目特書惜之

夏五月晉琅邪王佃卒

通鑑曰謚曰武子近嗣劉氏曰卒佃何詳東晉之世也

冬河南荆揚大水○歸命侯孫皓卒

晉 太康五年 春正月青龍二見于晉武庫井中

通鑑曰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乃止

二月地震○六月初置黃沙獄○秋七月雨雹

晉史曰梁國中山雨雹傷秋稼及郡國五大水詔減天下戶課三分之一

冬十一月晉太原王輔卒閏月晉鎮南將軍杜預卒

晉 太康六年 春正月晉以征南大褚碧都督揚州諸軍事○

晉以楊濟都督荊州諸軍事○晉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通鑑曰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弊日滋毅嘗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於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

晉書卷之三十五
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及禁人訐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數千或流徙異邦而猶不識不過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弟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而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更立一代之制衛瓘亦以魏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今九域同規宜用土斷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為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始平王文學李重以為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之實行矣晉公之
主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

晉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

通鑑曰時渾子濟為侍中嘗坐事免官久之晉主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晉主召濟責之既而曰頗知愧否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踈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晉主默然

三月隕霜傷桑麥○夏四月郡國旱大水

晉史曰壞民廬舍詔減百姓綿絹三分之一

秋八月朔日食○南陽郡獲兩足獸○龜茲焉耆各遣子

入侍○晉撫軍大將軍王濬卒○冬慕容廆寇遼西

通鑑曰初慕容涉歸卒弟剛篡立至是剛為其下所殺迎涉歸子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有隙廆請討之朝廷

弗許虜怒入寇遼西殺
畧甚衆自是每歲犯邊

丙 太康七年春正月朔日食○晉司徒魏舒罷

通鑑曰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月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舒任城樊人

夏五月旱○秋七月朱提山崩隄為地震○九月大水

晉史曰詔以災異屢發令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勿有所諱遣侍御史巡漕水諸郡出官人妓女二百七十人還家

晉始制大臣終三年喪○河陰雨赤雪二頃○京兆地震

和 晉太康八年春正月朔日食○晉太殿廟陷

晉史曰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

夏四月郡國大水○東夷內附○九月晉改營太廟

劉氏曰太廟陷於正月營於九月而成於二年之四月晉主之慢於宗廟如此其與遣使作治六日而成者大異矣故十年書太廟成凡宮室宗廟書成皆久而後成者也

戊 晉太康九年春正月朔日食

晉史曰詔刺史二千石糾濁揚清又令內外群官舉清能拔寒素

江東四郡地震○三月晉后親桑于西郊

晉史曰賜帛各有差

夏四月江南地震○隴西隕霜傷麥○六月朔日食

尹氏曰春秋書日食多矣未有三年日食正旦者非惟春秋雖歷代亦無之此天下之大異也晉主是時極意聲色故災變若此甚至太廟殿陷星隕如雨送書于册使其惕然知悟屏去物慾改紀其政擢用忠良一意恐懼脩省若禍至之無日猶或天意可回今乃昏於沉湎恬弗之警然後天亦不復示戒而晉主遂即世矣自是而後禍難繼興必至於大壞極敝而後已人主觀此可不知所懼哉丘氏濬曰日食三朝大異也武帝之世嘗再見矣至是三年又連見焉秦漢以來所未有也莽操皆以臣篡君莽止其身操子若孫不能混一天下惟懿之孫乃合九州而有之人衆勝天天亦莫如之何也已矣故大著厥象以示警焉使萬世之下知人謀雖可以暫勝天理則終於必定世儒有論天者謂其而不急性有記性其言雖近俚而亦有理也哉

大旱螟○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晉史曰郡國三十二大旱二十四螟詔郡國五歲刑以下決遣無留庶獄

配 夏四月晉太廟成○晉以慕容廆為鮮卑都督

通鑑曰廆謁見東夷校尉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軍以待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慙鮮卑段國單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清山

冬十月晉復明堂及南郊○十一月晉尚書令荀勗卒

通鑑曰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邪

晉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

通鑑曰晉主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鎮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東為秦王都督關中瑋為楚王都督荊州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又為長

沙王頴成都王晏吳王熾豫章王演代王孫適廣陵王
初晉主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適宮中嘗夜失火晉主
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晉主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
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晉主奇之嘗稱適似宣帝故
天下咸歸仰之晉主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
立之心復用王佑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要害又
恐楊氏之偏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晉主為適高
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之傅寔以時
俗喜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
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為人听讓多者用之以為人
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已
而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則讓之者多矣馳
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時又封宗室
數人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素寬未可遽革
然矯時救敝亦宜以漸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當漸
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
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
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獨以有為其齊此甚

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
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
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
王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
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其難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
也今陛下精於造始而畧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人
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群下無所逃
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以來九列執
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太重可
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歲終課功校
簿而行賞罰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故上之所失
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故繆
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
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強而
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
盡公實則撓法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
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勳在於立教定制
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

若智乃足尚也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此將來所不
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為
過矣晉主
不能用

晉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

通鑑曰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
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補

太熙元年改
孝惠末熙元年

夏四月晉以太后父楊駿為太尉輔

政晉主司馬炎死

在位三十六
年壽五十五

通鑑曰晉主疾篤駿獨侍疾禁中人臣皆不得在左右
駿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晉主少間正色謂
曰何得便爾乃令作詔以汝南王亮與駿同輔政晉主
復迷亂后奏以駿輔政晉主頷之后召華廙何邵作詔
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晉主
復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遂殂亮不敢臨喪

哭於大司馬門外表求過塗而行或告惠欲討駿駿密
遣兵圖之亮夜馳赴許昌乃免晉主字量宏厚明達好
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胡氏曰人主無內外之患
宴安荒忽不知疾之遽侵死之俄及身後大計遂至鹵
莽處畫而不能如志抱恨以沒者多矣武帝是時不無
良臣衛瓘和洽劉頌何攀傅咸之徒皆在朝列賢於揚
駿遠甚舉而加諸上位使忝斷國論共輔幼主亦不至
倉卒之間為人藏去詔板易置心腹而無如之何也尹
氏曰託孤大事也觀之顧命一書則可見矣自漢以來
率以名德重望居之亦未有獨任其責者晉惠庸愚使
賢者輔之猶懼不免况一蠢蠢之徒乎然是時晉武迷
亂制由中間故書以楊駿為太尉則見舉朝無人失所
付託之意書輔政而不書受遺則見命出非正未嘗親
受顧託之意然則晉氏之亂盖已兆於此時矣豈待八
王造禍而後見哉人主觀此其亦擇賢用能預為燕翼
之謀可乎賀善贊曰晉武即位以來書除宗室禁錮書
以傳玄等為諫官書罷山陽督軍書用故漢名臣子孫
書禁獻奇技異服往往有可觀者然暗於知子納妃賈

氏而啓五王之亂蔽於信讒踈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
昧於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綱目每深惜而備
書之蓋其以位為樂而無深長之思是以晉運方新而
災異疊至書日食十有七而食三朝者五書水災四連
數川者二書星孛紫宮者再而又書大疫書螟書旱雖
能開創帝業身沒而天下大亂宜矣丘氏曰武帝混一
之主也而書其姓名又以死書何為萬世綱常計也夫
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綱常也君臣一
倫而為三綱五常之主而父子夫婦賴之以立仁禮智
信賴之以行所以植立人類綱維世道不可一日無焉
者也其位一定而不可易其道有常而不可變苟臣之
強則許以代其君事之成則予以繼其統愚恐新莽復
生不能無辭於世矣此其所以循曹丕例而書其姓名
與死以為萬世戒也或曰曹丕死時漢統未絕書其姓
名可也武帝混一天下諸侯朝覲訟獄之皆歸亦以丕
例之可乎嗚呼丕與炎皆北面故主而臣事之一旦攘
其臂而奪其位其得地有廣狹其篡奪則一也苟異其
書則是以成敗論矣豈正誦明道之謂哉雖然此亦天

意也何則武帝在位二十一年日食凡十有七而在三
朝者七一年再食者四天意蓋昭昭然矣况其在位無
君人之大度無貽後之遠圖啓五王爭奪之亂基五胡
亂華之禍僅一再傳即為裔夷所執貽世主之辱稔生
靈之害是其居君位而無君道得之既不以正守之又
不以道以是書之雖得罪於天下後世不敢辭也然則
所謂為萬世戒柰何孟子有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為也司馬氏之得天下殺不辜之人行不義
之事亦云多矣彼既以非道得之而身享其安富尊榮
後世秉史筆者又從而予之世又奚用史為哉或曰春
秋桓宣二公預聞弑逆而代其位孔子亦未嘗削去其
公稱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魯人也而書魯先君事為
親者諱不得不然
豈異世史官比哉

晉太子襄立

是為

改今年為元年

尊后

楊氏曰

太后立賈

氏為后

劉氏曰不踰年改元也尹氏曰立后國之吉禮必有盛儀若滅裂為之則非尊祖承祧之意若必備六禮則國有大喪豈宜行此况嗣君方痛割之初乃於是日即舉其典何耶且賈氏既為元妃位號已定婦人初無外事與人君繼位不同若徐待從吉亦未為晚不然少須易月之後猶云可也今乃汲汲正位遂與太后並尊畧無婦姑之別賈氏逆亂之禍自此萌矣豈待他日弑姑殺子亂政敗國而後見哉吁

五月葬峻陽陵詔群臣增位賜爵有差

通鑑曰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於眾將軍傅祗謂曰未有君上始喪而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詔中外群臣增位賜爵有差復租調一年散騎侍郎何攀奏曰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功賞行爵優於革命之初輕重不倫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卿矣不從尹氏曰上書葬峻陽陵下書詔群臣增位賜爵則是以國喪為幸而樂之也楊駿小人欲以是取媚於眾而卒無益於事至於群臣當哀號弓劍之

以舅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

時亦恬然受之無一人辭者直書于冊交譏之耳劉氏曰新喪立后踰月而葬葬而行賞皆亂政也故詳書譏之通鑑曰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楊濟遺咸書曰彭云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而欲以充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恹恹忠益而反見怨疾乎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畧忌之以其甥段廣管機密張劭典禁兵馮翊太守孫楚謂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不與宗室共參萬幾禍至無日矣駿不從駿姑子弘訓少府崩欽數以直言犯駿人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無罪不可殺不過踈我耳我得踈乃可以免不然與俱族矣駿辟王彰為司馬彰逃不受其

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鮮有不敗况楊公昵近
小人踈遠君子專權自恣乎吾避之猶恐禍及柰何應
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
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尹氏曰在易鼎之九四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夫九四為大臣之位任天
下之事宜廣求賢知協力其理猶懼弗勝而四乃下應
初爻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而四用之宜其不勝任而
敗事至於折鼎之足傾覆其實赭然赧汗而其形渥凶
也聖人既著其義於象而於繫辭復申之以德薄位尊
智小謀大力少任重鮮不及矣之語然後知居大臣之
位者所任若是其重固不可用非其人而敗乃公事也
駿以斗筭下愚之才當柱石難勝之任居之不疑是時
孽后窺伺於內諸王窺伺於外君德昏庸群小蟠結雖
以上智居之猶慮不免觀王彰辭辟之語所謂昵比小
人踈遠君子正犯覆餗之戒駿之所為若此求欲不亡
難矣綱曰書之詞繁而不殺則足以見駿非其人不勝
重任之意隱然於書法之間所以為後世處非
其據者之戒也聖人繫鼎象易之意豈欺我哉

秋八月立子遹為太子

通鑑曰遹既立以何邵裴楷王戎張華楊濟何嶠為師
保拜母謝氏為淋媛賈氏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
了相見初嶠嘗與晉武言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
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晉武曰太子近進
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
初晉武不悅而起及是嶠從遹入朝賈后使晉主問曰
卿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何如嶠曰臣
昔嘗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晉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晉琅邪王覲卒

通鑑曰諡曰
恭子睿嗣

晉

永平元年三月
改元康元年

春正月朔改元三月又改元○晉后

賈氏殺太傅楊駿廢楊太后為庶人幽于金墉城

通鑑曰初賈后為太子妃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下晉武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問有大功於社稷豈可以女妬而忘之耶妃不得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助已反以為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為駿所抑賈后使黃門董猛與孟觀李肇謀誅駿廢太后使報楚王璿璿許之乃求入朝至是觀肇啓晉主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兵討之太后聞之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廐就殺之遂收璣濟及張劭段廣皆夷三族璣臨刑告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繇不聽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安宮有司奏請廢太后為庶人詣金墉城詔可又奏昨詔原駿妻龐氏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咷截髮稽顙上表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王法所不容故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尹氏曰揚駿力小任重自取顛擠揚

后私其所親傾覆大事皆不足恤然綱目書殺太傅廢太后皆歸罪賈氏者上下之分不可亂也賈氏之惡如此而晉朝公卿曾無立異莫不相與文飾姦言證成其事獨一張華稍存正議終亦遷就其說三綱既絕欲無夷狄之禍得乎

晉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並錄尚書事

通鑑曰亮欲悅衆論誅揚駿功督將侯者十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有窮乎亮不從亮頗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璿東安王繇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繇兄詹素惡繇屢譖於亮詔免繇官廢徙帶方於是謐彰權勢愈盛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摯虞左思牽秀劉輿輿弟琨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誦每謐及廣成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潘岳榮陽人摯虞京兆人

左思臨淄人
劉輿中山人

夏六月晉后賈氏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通鑑曰亮瓘以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權以裴楷代之
瑋怒楷不敢拜復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
盛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
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譖亮瓘於賈
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
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
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瓘官夜使黃門授瑋瑋亦欲因
此復私怨遂勒兵遣弘肇帥之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
收瓘肇執亮亮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
矩俱死榮晦先為瓘帳下督有罪被斥于是晦從遐收
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盛因說瑋誅賈郭以正王室
瑋未決會天明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三公
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
遣將軍齊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

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
謚未顯一國無言春秋之義安在太保主簿劉繇搃登
聞鼓訟瓘冤乃詔族誅榮晦遣復亮瓘爵位謚亮曰文
成謚瓘曰成胡氏曰晉惠昏庸孽婦專恣行道知之矣
亮自諸侯王入冠台輔既有兵柄又錄尚書其廢東安
王繇裁須一詔遣楚瑋就國代領其兵先事制人疾雷
不及掩耳遂廢賈氏如反手爾乃遲疑不決使姦人畫
謀內交賈氏反為所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亮之謂
乎尹氏曰亮瓘惡瑋剛愎欲去其兵權孽后乘隙使殺
亮瓘而瑋亦不免綱目不復分別皆以后殺書之蓋瑋
為后殺二人而尋以專殺受戮雖曰假手於瑋其實皆
賈氏殺之耳書法原情定罪歸惡於賈宜矣况亦亂世
之事不足深辯者乎亮宣帝
第四子瑋武帝第五子也

晉以賈模張華裴頠裴楷為侍中並管機要

通鑑曰賈后專朝以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謚與后謀
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畧衆望所依

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險險猶知敬重與模頽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聞主在上而朝野安靜尹氏曰張華博物洽聞為晉名人賈以其雅有籌畧為眾所依使之輔政為賈之計得矣華於此時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曰數年安靜然大本不立豈能自免綱目書華與模頽並管機要則其昧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意多矣惜哉

壬 元康二年春二月賈氏弒故太后楊氏于金墉城

通鑑曰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氏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覆而殯之尹氏曰子不可以廢母婦不可以廢姑前已書廢太后為庶人而此猶書故太后者不予其廢也奪其侍御絕膳而卒直書曰弒者正其罪也賊后恣行若此晉國猶為有人乎君子猶可立其朝乎

癸 元康三年夏四月晉滎陽雨雹○六月晉弘農雨雹

通鑑曰深三尺劉氏曰於是雹深三尺大異也

甲 元康四年晉大饑山崩地震水涌

晉史曰夏五月蜀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及百姓廬舍六月壽春地大震死者二十餘家上庸郡山崩殺二十餘人秋八月上谷居庸上庸並地陷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大饑京師及郡國八地震九月赦諸州之遭地灾者

晉司隸校尉傅咸卒

通鑑曰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慕容廆居大棘城○九月甲午枉矢出東北竟天

卯 元康五年夏四月彗星見于西方○六月東海雨雹

通鑑曰深五寸劉氏曰綱目
書電是後無書者史失之也

有石生於京師宜年里○晉荆揚兗豫青徐六州大水

晉史曰詔遣御史巡行賑貸劉氏曰大異也水殆
半天下矣終綱目水連數州未有多於此者也

冬十月晉武庫火焚累代寶器

通鑑曰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人器械劉氏曰
於是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人器械大變也

索頭分其國為三部

通鑑曰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祿官自統之一居代
郡參合陂之北使兄猗屯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
使猗屯弟猗盧統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漈
往依拓跋氏說猗屯猗盧招納晉人猗屯悅之任以國
事晉人附者稍衆

元康六年春晉以張華為司空○三月彭城有流血

晉史曰彭城呂縣有
流血東西百餘步

夏五月荆揚大水○內奴郝度元反

通鑑曰赦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羗盧水胡俱反殺北
地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孫秀與雍州刺
史解系爭軍事朝廷徵倫還以梁王彤代之系表請誅
秀以謝氏羗張華以告彤使誅之秀友人說彤得免倫
遂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因求錄
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秋八月秦雍氏羗齊萬年及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擊

之

通鑑曰處為御史中丞彈劾不避權威梁王彤嘗違法
處劾之至是秦雍氏羗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

陽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中
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才處忠直勇果
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
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不從
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
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擒耳

晉關中饑疫○十一月略陽氏楊茂搜擾仇池

通鑑曰初畧陽清水氏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
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
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
強盛徙居略陽以其男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
之亂帥部落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
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晉以趙厥為益州刺史○晉安豐女子化為男

丘氏濬曰女化為男始見此

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
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為寇而甲兵不加遠征期
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
戎狄乘間得入中國及秦皇昇天下攘胡走越當時中
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
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繁息
永初叛亂夷夏俱散自此之後餘燼不盡輒復侵叛魏
武徙武都氏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弊
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而士庶詭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
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
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為仇讐之際徙諸
羌著先零罕開折支之地徙諸氏出還隴右善陰平武
都之界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
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關山河
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
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
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

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荊陽
戶部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
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
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
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載此寺皆可申諭發
遣還其本域慰彼士思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朝廷不
能用丘氏濬曰昔人有言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為夷居
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
而居扶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
種族日繁其居服飲食皆日趨於華其桀暴貪悍樂鬪
喜亂之志態則無時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
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
幾二百年嗚呼後之思為國家遠慮者其尚為子孫計
預有以杜絕消弭之母謂彼既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
輕忽之哉晉之
事可鑒也

晉以成都王穎鎮鄴河間王顥為鎮西將軍鎮關中

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
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
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恃古
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
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
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
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觀之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
於已有之群生哉然習俗已成願論亦不能救願河東
人秀
之子

索頭猗屯西畧諸國

通鑑曰猗屯度漠北巡西
畧諸國降附者三十餘國

○戊辰八年春正月地震○秋九月荆豫徐揚冀州大水○

晉遣侍御史李苾慰勞漢川流民

通鑑曰畧陽巴氏李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畧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苻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苻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宜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劉氏曰晉之失蜀自苻始故謹書之丘氏濬曰李特之亂兆于此

晉遣將軍孟觀擊齊萬年

通鑑曰張華薦觀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討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紀 元康九年

春正月觀擊齊萬年獲之○江統論徙戎不聽

通鑑曰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

紀 元康七年

春正月晉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

通鑑曰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兵五千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為國取耻彤駿逼遣之處攻萬年於六陌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絃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劉氏曰書死之何予節也世亂識忠臣信哉

夏五月魯國雨雪○秋七月雍秦旱疫

晉史曰雍梁州疫大旱隕霜殺秋稼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者不禁

九月晉以王戎為司徒

通鑑曰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寮案輕出遊放性復貪吝田園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

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
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
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
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
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
人也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
人之言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
所短不言自見澄及阮咸咸從子修胡毋輔之謝鯤王
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輔之嘗酣
飲其子謙之厲聲呼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
呼入共飲卓比舍即釀熟因夜至甕間盜飲為掌酒者
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
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
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
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
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能著崇
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
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

通鑑曰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穎見而叱之謐怒
言於賈后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又以顯為鎮西將軍
鎮關中初晉武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關中顯
安獻王孚之孫也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

秋八月晉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通鑑曰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裴頠與賈
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淵如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
黜之意吾等豈可專行且諸王方強恐一旦禍起身死
國危無益杜稷頠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
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陳禍
福之戒模敷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為毀已疎之模憂
憤而卒晉主為人顛駭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
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晉主聞
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
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
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
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

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獄訟繁滋尚書劉頌上疏曰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張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自非此類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矣然不能革願薦平陽常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光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蹇裳而就之哉關内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靖敦煌人史臣曰按劉頌疏法令雜出之害原於君德昏庸故賊后淫亂群小蟠結雖欲革之勢不能也自古人君務學以脩德豈非亦亂

之幾攸繫哉

冬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晉后賈氏廢太子適為庶人

通鑑曰初廣成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成君病臨終屬后令盡心於太子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后不從更與趙粲賈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人誘之為奢霍由是名譽浸減或廢朝而縱遊逸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奸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江統上書陳五事不從中舍人杜錫每盡忠諫勸太子脩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氊中刺之流血太子性剛知賈謚博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謚譖於后使早圖太子后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為有娠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時朝野

咸知后有害太子之意十二月后詐稱晉主不豫召太子入朝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白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白了吾當手了之矣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晉主晉主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恐有詐妄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以其子影蟾減尚皆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殺謝淋媛影亦尋卒胡氏曰賈氏淫虐無道親弑其姑又誘陷太子致于有過乃因為罪而欲廢之張華為國大臣徧召公卿大會殿庭密飭衛兵嚴為徽守建白中宮弑姑害子危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崇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小義以失大機本華之心倚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安足憑卒之屈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解其有以取之哉

申庚

元康

春正月晉后賈氏幽故太子適于許昌

通鑑曰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班示公卿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詔宮臣不得齎送江統等五人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收縛送獄河南尹樂廣皆解遣之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于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

通鑑曰張華少子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尹氏曰觀綱目所書天變如此讀者猶為寒心孰謂張華為博洽乃欲靜以待之不知弑太后殺太子靜耶否耶當時朝廷昏亂初無足責獨一張華似若可取乃不能聽其子之言遜位而去未幾遂赤其族可哀也已晉天文志妖星一曰彗星二曰孛星三曰天棊四曰地槍五曰天攬六曰蚩尤旗七曰天衝八曰國星九曰昭明十曰司危十一曰天攬彗十二曰五殘十三曰六賊十四曰獄漢十五曰旬始十六曰天鋒十七曰燭星十八曰蓬星十九曰長庚二十曰四填二十一曰地

維中台星拆拆裂也三台之中台二星為之厭厭䟽闕也

晉賈氏殺故太子遹

通鑑曰太子既廢衆情忿怒衛督司馬雅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言於倫倫然之將發遂告通事令史張林使為內應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豈徒免禍更可

書法之意也

夏四月朔日食○晉趙王倫廢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

司空張華僕射裴頠倫自為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通鑑曰倫使司馬雅告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乃將加頸猶為是言耶不顧而出倫矯詔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冏排閣迎晉主幸東堂召賈謐斬之遂廢后為庶人收趙粲賈午執華頠解結等於殿前遂皆斬之夷三族送賈庶人於金墉誅董猛孫慮程據等閻續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倫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文武封侯數千人倫素庸愚復受制於秀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遣復故太子遹位號立臧為臨淮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李重苟組為

左右長史王椹劉模為左右司馬東哲為記室荀崧陸
機為參軍重知倫有異志憂憤成疾而卒倫遂矯詔遣
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胡氏曰倫雖能討除
賈氏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又欲以官爵牢籠中外府
庫不足以供賜予鑄印不足以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
雲集金墉賜盡其誰哀之是故由義而動動合人心則
不待捐爵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陽宗室起誅王莽
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自從之則天下
之大情可見矣尹氏曰賈氏有覆載不容之罪宜正其
誅而止書曰殺者不予司馬倫之討也倫為臣子戕害
國母而不書弒者賈氏逆惡不得為主母也上書廢后
殺大臣下書復太子位號者明倫之亂因廢太子而發
也隨其輕重而裁酌之茲
綱目之所以為綱目也歟

五月倫立臨淮王臧為太孫○秋八月晉淮南王允討趙
王倫不克而死

通鑑曰倫以允為票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
將士皆畏服之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倫秀轉允為太
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遂帥國兵數百人大呼曰
趙王反我討之於是從者甚眾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
死者千餘人允結陳於承華門前中書令陳淮欲應允
言於晉主遣伏胤持白虎幡以解問倫子虔在門下省
陰與胤誓曰富貴當共之胤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
允不之覺開陳受詔胤因殺之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趙王倫殺黃門郎潘岳衛尉石崇等

通鑑曰初孫秀嘗為小吏岳屢撻之崇之甥歐陽建素
與倫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與及淮南王允敗
秀因稱崇岳建奉允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
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常誚
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
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皆族誅

倫以齊王冏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通鑑曰問以功遷游擊將軍問意不滿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以為平東將軍出鎮許昌

晉趙王倫自加九錫

通鑑曰孫秀議加倫九錫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欲殺之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乃止遂下詔加九錫復加其子萇及秀林等官並居顯要倫及諸子頹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畧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晉主女河東公主

晉改司徒為丞相○冬十月黃霧四塞○十一月晉立后

羊氏

通鑑曰后尚書郎玄之之女秀之黨也

十二月彗星見於東方○前益州刺史趙廞反

通鑑曰詔徵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之廞晉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厚遇李特兄弟以為瓜牙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構怨已深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滕不從廞遣兵逆戰滕敗死廞自稱益州牧置僚屬易守令李庠等以四千騎歸廞廞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萬人以際北道

春正月晉以張軌為涼州刺史

通鑑曰散騎常侍張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以宋配氾瑗為謀主悉計破之威著西土丘氏濬曰前涼始于此

晉趙王倫篡位遷晉主於金墉城殺太孫臧

通鑑曰倫逼奪璽綬入宮即位晉主出居金墉城尊為太上皇廢太孫為濮陽王殺之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相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縣綱紀並為孝廉廉吏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予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尹氏曰觀倫自稱皇帝之書與魏王曹丕稱帝何異觀倫遷帝于金墉城之書與曹操遷帝于許何殊自前史以成敗論人故見於紀述者大相遠絕至綱目等而書之則凡篡弒之人其實一耳又豈有此是彼非之間哉噫

巴氏李特殺趙廞晉以羅尚為益州刺史

通鑑曰李庠驍勇得衆心廞浸忌之會庠勸廞稱尊號廞以庠大逆斬之復用特為督將特怨廞遂攻殺之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詔拜尚益州刺史督廣漢太守辛冉等入蜀特聞之懼使弟驥迎獻珍玩尚悅以驥為騎督冉說尚曰特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

三月晉齊王冏及成都王穎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通鑑曰冏遣使告穎及河間王顥常山王乂新野公歆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穎從之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歆顥皆來會顥初用長史李含謀執冏使遣張方將兵助倫及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倫秀聞兵起大懼遣孫輔張泓等帥兵拒冏秀子會等帥兵拒穎

閏月朔日食○自正月至于五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尹氏曰春秋書星變多矣未有如是之甚者夫上天仁愛之心雖甚衰亂之世未嘗無所告戒亦未嘗不應於下前日中台星折張華等不知變計皆赤其族今禍亂已極於是天變若此既而諸王互相魚肉胡虜乘之亦互相吞食中原塗炭懷愍蒙塵兵禍不已自春秋以來亦未有如是之慘者此皆五星縱橫之應也綱目揭而

書之在晉固無可救之理抑亦警告來世也歟劉氏曰嘗書熒惑歲星及五星逆行矣然皆有定所也未有縱橫經天歷數月而未已者自是以後王室相屠天下大亂懷愍播蕩神州陸沉此其應矣

夏四月晉成都王穎討敗倫兵于溴水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迎晉主復位倫伏誅立襄陽王尚為太孫

通鑑曰張泓等與齊王冏戰于穎上屢破之泓攻冏營冏出兵擊破其別將泓等乃退穎前鋒至黃橋為孫會等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我兵失利敵必輕我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兵果不設備穎擊之于溴水會等大敗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及河北軍敗左衛將軍王輿帥營兵入宮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孫秀于中書省斬之使黃門將倫還第迎晉主于金墉城群臣頓首謝罪賜倫死收其子誅之凡百官為倫所敗者皆斥免其臺省府衛僅有存者穎顯皆至洛陽自兵興六

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人

六月晉以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河間王顥為大尉常山王乂為撫軍大將軍各還鎮

通鑑曰冏入洛陽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詔以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穎為大將軍假黃鉞加九錫顥為付中太尉乂為撫軍大將軍進欽爵為王散說冏奪穎兵權乂亦勸穎圖冏聞者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與無二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穎至鄴讓九錫殊禮表論與義功臣乞運河邸閣糧以振陽翟饑民斂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性氣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穎表陸機為平原內史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

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劉殷新興人曹據譙國人張翰吳郡人孫惠富陽人儼之子顧榮雍之子穆之孫

冬十月巴氏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通鑑曰初朝廷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畧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趙廞者將加功賞辛冉欲以為已功不以實上衆咸怨之尚督流民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且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求停至冬辛冉等以為不可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流民多相率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之又與弟流分二營繕甲治兵以待至是冉等帥步騎二萬襲特營特發兵擊之死者甚衆於是流民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拜封流及兄輔弟驤皆號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冉出戰屢敗奔德陽特入據郡進攻成都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為特所敗

乃阻長圍緣郪水作營連綿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丘氏濬曰李氏據成都始于此

○

未寧二年

夏四月彗星晝見

丘氏濬曰書彗晝見始于此

晉河間王顥遣兵討李特不克

通鑑曰顥遣督護衛博討特軍于梓潼朝廷復以張微為廣漢太守軍于德陽特使其子蕩等敗博兵博走退降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

晉太孫尚卒立清河王覃為太子

通鑑曰齊王冏欲久專政以晉太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子以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中書監

秋八月晉廣漢太守張微擊李特敗死羅尚擊之亦敗

通鑑曰微擊破特兵進攻其營李蕩引兵救之遂破微兵殺之李驤軍毗橋尚遣兵擊之屢為所敗驤遂進攻成都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

冬十月地震○十二月晉河間王顥使長沙王又殺齊王

罔

通鑑曰罔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稽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顯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罔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虜士鄭方上書曰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至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蠻夷不靖不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賑救四失也義兵有功久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

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王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罔不能用惠辭疾去張翰顧榮皆慮禍及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嘆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建為中書侍郎○王豹致牋於罔曰河間成都新野三王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未見其福也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王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又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殺之罔乃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目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罔與顯有隙顯長史李含說顯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顯從之表陳罔

故魏主曹真卒晉人葬之

罪請長沙王又廢問以穎輔政遂舉兵遣李含張方等趨洛陽十二月顯表至問大懼李含屯陰盤張方軍新安檄又使討問又將左右百餘人奉晉主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矢集御前群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問眾大敗執問斬之同黨皆夷三族含等引兵還長安又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咨穎胡氏曰問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已為之副選建賢才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顯歆唬又之師何名而起哉又按五王之合謀誅司馬倫其功偉矣卒之兵連禍結骨肉相殘以啓五胡之亂者由河間用李含之說也然究其禍基亂本則又始於荀勗馮統結昏之謀嗚呼小人之禍人家國如此哉尹氏曰齊王驕奢擅權自取亡滅顯不守藩國稱兵樂禍又為人所使殺戮輔臣直書于冊舉皆罪也○穎川處士庾袞聞問期年不朝嘆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率妻子逃於林慮山中

鮮卑宇文部圍棘城慕容廆擊破之

通鑑曰謚曰魏元皇帝劉氏曰書卒何予存厚也自廢至是三十八年矣允而後卒者無如與也

通鑑曰廆以其臣慕容與句勤恪廆靖使掌府庫句心記默識不案簿書終始無漏以慕容與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丘氏濬曰宇文周之先兆于此

太安二年春二月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眾

通鑑曰特潛渡江擊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改元建初蜀民相聚為焉者皆送款於特特分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謂特曰諸塢新附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特不從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等帥水軍三萬救尚軍勢甚盛諸塢皆有二志任嚴言於尚曰特散眾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二月曩特營諸塢皆應特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李流及蕩雄

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益州牧保東營湯雄保北營
流以岱宗將至益懼欲降李驥與特子雄迭諫不從雌
乃誘說流民與襲擊東軍大破之會岱卒
軍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委之

夏五月義陽蠻張昌反晉以劉弘都督荊州軍事

通鑑曰新野王歆督荊州為政嚴急失蠻夷心昌聚黨
數千人欲為亂會詔發武朝討李流督遣嚴急昌因此
誑惑百姓諸流民避戎役多往從之江夏太守弓欽討
之不勝奔武昌昌遂據江夏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之
旬月間衆至三萬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為昌所殺
詔以弘代歆督荊州軍事弘以南蠻長史廬江陶侃為
大都護衛門將皮初為都戰
帥進據襄陽昌攻之不克

李雄攻陷郫城

通鑑曰雄攻殺汶山太守遂取郫城秋李流徙屯郫蜀
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

無烟火流衆饑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
生平西參軍徐舉說羅尚求守文山邀結長生與共討
流尚不許舉怒出降於流說
長生使給流軍糧流軍復振

秋七月晉劉弘遣陶侃討張昌昌是衆降其黨石冰寇陷荆揚等五州據臨淮不下

通鑑曰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破江州攻
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於是荆揚豫徐五
州之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
掠為務弘遣侃等攻昌於竟陵大破之昌逃于下雋山
其衆悉降惟石冰尚據臨淮初侃少孤貧為郡督郵長
沙太守萬嗣見而異之命其子與結交後察孝廉至洛
陽楊暉薦之於顧榮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弘謂曰
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卿必繼老夫矣
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詔許之弘叙功詮德隨才
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弘於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

足百姓
愛之

晉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晉主自將討穎顥將
張方入京城大掠

通鑑曰初顥用李含計欲俟齊王冏殺長沙王乂而討
之遂廢晉主立穎以已為相既而不加所謀穎亦恃功
驕奢百度廢弛嬖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與顥共攻乂
盧志諫曰公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
入朝此伯主之事也叅軍郗續諫曰人有兄弟如左右
手今公欲當天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聽
與顥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僕射羊玄之將軍皇甫商專
擅朝政請遣乂還國誅玄之等詔曰穎顥敢舉兵向關
吾將親帥六軍以討之其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
事顥使張方將精兵七萬趨洛陽穎兵屯朝歌以陸機
為前鋒都督督王粹牽秀石越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
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

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曰鼠兩端適所以
速禍也晉生四三十里橋乂使皇甫立向將萬餘人拒張
方於宜陽方襲敗之羊玄之憂懼而卒晉主如緱氏擊
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尹氏曰典午之
亂諸王更相屠戮未有明其孰是孰非者顥穎舉兵自
晉紀通鑑觀之皆未有明言二人之及者今綱目大書
顥穎之反畧不少恕何哉顥初用李含計欲俟冏殺乂
而討之遂廢帝立穎是顥有無君之心而穎亦預聞者
也今又舉兵向關至犯乘輿殺忠義之士非反而何直
筆書之蓋亦核其實耳然大亂之世真贗不分玉石無
別故前世承訛襲舛不能指名其罪後人觀之亦不能
辨不有君子推原是否則悠悠千載孰能明之此綱目
所以有功於
斯世也歟

李流死特子稚代領其衆

通鑑曰流疾篤謂諸將曰前軍英武殆天所
相可共受事流卒衆推稚為益州牧治郫城

冬十月晉長沙王又奉晉主及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

通鑑曰晉主自緱氏還宮穎遣將軍馬成助陸機又奉
晉主與機戰于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十騎繫戟於
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
者如積水為之不流初宦人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
父為邯鄲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玖深怨之玖弟超
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
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否機司馬孫拯勸機殺
之機不能從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戰敗沒玖疑
機殺之謀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少牽秀等素諂事玖
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服著
白帽與秀相見為戲辭穎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
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雲及拯下獄江統蔡克等流涕固
請穎惻然有宥雲之色玖扶穎入催令殺雲夷三族獄
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
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受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
弟世之高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

之乎玖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賈慈率意
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
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十一月辛巳星晝隕聲如雷○晉長沙王又奉晉主討張
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詔雍州刺史劉沈討顯

通鑑曰又奉晉主攻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
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不能因敗為
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各
城七里築壘數重又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慮又聞方壘成
攻之不利穎進逼京師公私窮蹙票騎主簿祖逖言於
又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心且啓上詔沈
發兵襲顯顯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
又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

十二月議郎周玘等起兵擊石冰

臣安

通鑑曰玘等起兵江東討水推前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傳檄州郡殺水所署將吏於是前御史賀循廬江內史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應祕水遣其將拒玘玘擊斬之水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不知所為陳敏統衆在壽春謂準曰此等以不繼遠成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請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

閏月李雄攻走羅尚遂入成都○晉封鮮于段務勿塵為

遼西公

通鑑曰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亂欲以援夷狄乃以一女妻勿務塵一女妻宇文素怒延又去公以遼西郡封

務勿塵浚沈之子也

晉

永安元年隋建武末興元十○漢劉

春正

月改元○晉尚書樂廣卒

通鑑曰廣女為成都王妃或譖諸太尉又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以一男易一女哉又猶疑之廣憂卒

晉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又穎入京師自為丞相尋

還鎮鄴

通鑑曰又屢破穎兵而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日窘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越慮專不濟潛與諸將收又啓晉主詔免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又以拒穎越懼密令方多殺之方軍士亦為流涕穎入京師復還鎮鄴詔以穎為丞相越守尚書令穎遣石超帥兵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皆殺代之悉去宿衛兵尹氏曰張方助顯為逆大掠京城親與乘輿拒戰綱目前書又奉帝討方則其逆順甚明今雖穎兵進逼京師在臣子猶當相與堅守以待外援况力尚未屈越乃遽自改圖然則非特穎反越亦反也書越使張方殺又曰使則越之罪益明矣况穎因以入京師自為丞相者乎入者

一不順之辭自為
者無君之事

晉雍州刺史劉沈及顥戰敗死之

通鑑曰顥頓兵于鄭為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退入長安
急召張方方掠洛中萬餘人而西沈渡渭與顥戰顥屢
敗沈使衙博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力戰至顥帳
下沈兵來遲顥黨張輔見其無繼橫擊之殺博及澹沈
兵遂敗沈南走獲之沈謂顥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
重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茹醢之戮其甘如薺顥怒斬之
新平太守張光數為沈畫計顥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
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顥壯之表為衛司馬尹
氏曰前書詔沈討顥則是奉命討罪名義甚正然已書
其官矣此再舉之者美其有死節之誼無嫌於重複也

晉以羅尚權統巴東三郡

通鑑曰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
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劉弘求糧弘以三萬斛
給之尚賴以存此顥留為參軍弘奪其手板而遣之于
時流民在荊州者十萬餘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大
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
才隨資叙用流民遂安

二月晉顥廢后羊氏及太子覃

尹氏曰皇后天下之母也太子天子之本也
顥以人臣廢之可乎據事直書罪惡甚矣

晉廣陵度支陳敏及周玘擊石冰於建康斬之

通鑑曰冰衆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向皆捷遂與玘合攻
斬冰揚徐二州平玘及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朝
廷以敏為廣陵
相敏郵陽人

晉顥表顥為太弟自為太宰雍州牧

尹氏曰使顥當為太弟邪必出於朝廷之命可也今書
顥表為之則其不當明矣下書自為太宰雍州牧則顥

之及叛無君是亦一趙王倫耳然則穎獨無罪乎受其所立而安於其位又豈待貶絕而後見哉雖然穎不難繼皇后太子何獨難於自為太弟而必待於顯表邪亂臣賊子相為表裏自謂足以欺世而不知衡鑑之下真偽曉然故前史稱顯請稱詔以而此皆削之者所以核其實而定其名也嗚呼嚴矣丘氏濬曰太弟古無此名也司馬顯承穎意始創為之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晉主征穎復后太子穎遣兵拒戰蕩陰侍中嵇紹以身衛晉主被害晉主遂入鄴越走歸國

通鑑曰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越與將軍陳珍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討穎石超奔鄴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晉主北征徵紹請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衆十餘萬穎遣石超率衆拒戰陳珍弟自鄴赴行

行在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軍奮至乘輿敗績於蕩陰晉主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紹朝服登輦以身衛晉主兵入引紹斫之晉主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晉主衣晉主隨草中亡六璽超奉晉主幸其營晉主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迎晉主入鄴改元建武左右欲浣晉主衣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珍上官已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孫惠勸邀結藩方同樊王堂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豫州都督范陽王廙廙以為交州刺史尹氏曰越前殺父助穎今乃奉晉主征之果何所及而綱目書之畧無與辭者仗順討逆不責其前日之罪也至方蕩陰敗績嵇紹請行在所猶正色死節越謀人軍師敗不能死乃奉身鼠竄果何義耶上書越奉帝征穎則見越於此舉實任其事下書越走歸國則見越委棄乘輿逃難苟免昧於主辱臣死之義其罪皆不言自見矣

晉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東嬴公騰起兵討穎

通鑑曰初三王之討趙士倫也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穎陰圖之不克至是又稱詔徵之浚遂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末及騰同起兵討穎穎遣石超擊之騰越之弟也尹氏曰王浚身擁強兵當朝廷傾覆之時坐視不救其罪大矣今穎稱詔召之始不得已而舉兵然綱目乃予其討穎者何哉穎反逆唱亂傾陷宗室天子不能正諸侯不能討浚雖有罪然能仗義興師則君子固不得不予之蓋予浚所以誅穎也其旨嚴矣

八月晉穎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

通鑑曰穎怨繇前議殺之繇兄子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道善導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晉主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救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尹氏曰書睿走歸國與越走歸國何異然則睿亦委棄乘輿邪口上書穎殺東安王下書睿走歸國則見睿迫於越死非越之比此屬辭比事之意繇前有正議穎不惟不能從又追怨而殺之死不以罪故不去其官

晉張方復入京城廢后及太子○匈奴劉淵自稱大單于

通鑑曰初穎表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曰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逆順制之何如淵曰殿下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王浚豎子東嬴踈屢豈能與殿下爭

晉王浚等兵至鄴穎奉晉主還洛陽浚大掠鄴中而還

衡耶但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顧撫士衆靖以鎮之淵為殿下以二部摧東羸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于離石尹氏曰淵何不書反晉氏不審華戎之辯置之內地今骨肉相殘帝室傾覆醜類乘時竊發固非彼敢於猾夏也晉自使之然耳是以書法如此丘氏濬曰單于匈奴之號也以夷狄之號行夷狄之地固其所也淵稱匈奴之號居中國之地而統中國之人民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其亦世變之始歟

通鑑曰浚與東羸公騰合兵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鄴中奔潰穎將數千騎奉晉主南奔倉卒無齎中黃門彼囊中賈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食以瓦盆至温將謁陵晉主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張方迎晉主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浚人鄴暴掠復還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後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尹氏曰浚前未滅其罪者為急於討穎故也今乃縱暴如此則不可赦矣故特書大掠以罪之

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

通鑑曰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長生不可雄遂即王位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國為太宰以國離有智謀事必啓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弥謹

劉淵自稱漢王

通鑑曰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群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

二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高祖稱漢王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後部人陳元達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不答及淵為王或謂曰君其惧乎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駟書必至其暮淵果徵之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知也曜生青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冠魁偉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群好讀書善屬文鉄厚一寸射而洞之劉聰重之以為漢世祖魏武帝之流丘氏濬曰嗚呼此夷狄僭號之始夫春秋謹華夷之辯吳楚徐越上世皆有顯功通乎周室本皆華夏之諸侯也聖人以其不循分守僭號稱王遂以夷狄待之或稱以子或不率其國而稱其州未嘗以其稱王而遂王之也中國之變於夷者聖人書法猶謹如此矧本夷狄稱王稱帝而僭吾中國之大號所謂德兼三王功過五帝者哉淵本匈奴也入我中華僭我大號今日以漢王書之他日又以皇帝書之春秋書法豈若是哉愚嘗因華夷盛衰之故而嘆世道升降之幾自古夷狄為中國

害莫甚於大戎之讎王也然旋即遠遁未有據中國之地臣中國之人僭中國之號而至於數十年之久者有之始自劉淵焉原其所以致此者豈夷狄之罪哉中國之人有以感召之也昔平王之東遷卒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至魯僖之時秦晉果遷陸渾之戎於此嗚呼既為阻澤潦水自歸既為夷俗戎狄自至氣數之相感風聲之相召有由然矣當漢明帝時無故以夢寐恍惚之思遣使絕漢迎胡鬼致胡書構帝王之宮以居之屈帝王之尊以事之其所以尊崇敬奉之者不止被髮野祭而已也以夷召夷遂有五胡亂華之禍盪觴於南北朝之分治滔天於蒙古之混一而中國之土地人民盡為胡有矣嗚呼不有聖人復生則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幾何而不盡淪於夷哉此北狄人中國稱王之始又曰劉淵匈奴也尚知帝禪為漢帝之後或者乃謂其族屬跡遠不得以繼漢統何哉

十一月晉張方遷晉主於長安僕射荀蕃立留臺於洛陽

復后羊氏

通鑑曰方在洛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
晉主逼使上車晉主泣從之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
人因妻累後官分爭府藏魏晉蓄積掃地無遺方擁晉
主及穎熾等趨長安顯迎于霸上以征西府為宮惟荀
蕃劉暉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復稱未安立羊后號東西臺

十二月改元永興○顯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太弟

通鑑曰晉主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
晏才庸下熾冲素好學故顯立之詔穎還第而以顯都
督中外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與顯夾輔王室王戎叅
錄朝政王衍為左僕射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越辭
太傅不受尹氏曰顯穎反叛更相表裏晉之亂所不可
解者二人之罪尤著且太弟前此未有而顯表立之穎
亦不顧理義而為之今穎勢窮顯又從而廢之在顯穎
本不足道也特書屢書姑著典午氏之亂而已可勝嘆哉

漢匈奴劉淵寇太原西河郡

通鑑曰劉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喬晞寇西河取介
休介休今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
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
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晉永興二年夏四月晉張方復廢羊后

劉氏曰羊氏於是三廢矣先是廢與復皆書后羊氏此
其直書羊后何畧之也曷為畧之後書漢立妃羊氏為
后者此其人也故畧之終綱目書后為
臣下廢者三未有三黜如羊氏者矣

秋七月晉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

通鑑曰東海中尉劉治以方劫遷車駕勸越討之越傳
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徐州長史王脩說刺
史東平王楙以州授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
為兗州刺史於范陽王廙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輒

輒選置刺史以
下朝士多赴之

晉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趙魏

通鑑曰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羸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荏平人師權奴權奇其狀貌而免之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群盜及藩起桑與勒率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擊走之

八月晉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拒之
太宰顯遣張方助喬冬十月襲虓破之○越留琅邪王睿
以東平將軍監徐州軍事○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不從

通鑑曰越留琅邪王睿以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守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越帥甲士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也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使虓領豫州喬以虓非王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蕃為淮北護軍劉輿為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虓於許遣其子祐拒越於靈壁東平王楸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虓遣苟晞還兗州徙楸青州楸不受命與劉喬合顯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在王穎復鎮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顯得喬上事下詔稱劉輿脅虓告逆其令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準與喬并力以張方為都督共會許昌誅輿兄弟使穎與石超等據河橋為喬繼援弘遣喬及越書使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言宜速詔越等令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顯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喬東虛襲許破之琨輿及虓俱奔河北弘以張方殘暴知穎必敗乃帥諸軍受越節度

有星孛于北斗○十一月晉將軍周雄矯詔立羊后伏誅

通鑑曰太宰顓矯詔敕留臺賜后死司隸校尉劉暉上奏固執得免顓欲收暉暉奔青州尹氏曰羊后廢不以罪則復之正也然周權事覺以伏誅書之何哉皇后天下之母也權以偏校欲矯詔立之非其義矣不誅何待

十二月晉成都王穎據洛陽○晉范陽王虓自領冀州刺

史擊穎將石超斬之劉喬眾潰

通鑑曰劉琨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虓遣琨乞師於王浚遂引兵濟河擊斬超於滎陽東迎越又擊劉祐於譙殺之喬眾潰而走

晉東海王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將祁弘將兵助之○晉陳

敏據江東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將兵討破之

通鑑曰初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畧無敵遂據歷陽以叛又使錢端等南畧江州弟斌東畧諸郡遂據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收禮豪傑名士循佯狂得免玘亦稱疾敏疑諸名士不為已用欲盡誅之徐曰將軍神武不世若能委信君子散舊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顓以張光為順陽太守帥步騎討敏弘遣侃屯夏口又遣應詹督水軍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謂弘曰侃既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知之久必無是也資而遣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遣陳恢寇武昌侃禦之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共破錢端於長岐或說弘曰張光太守腹心公既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乃表光勲乞加遷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三十五終

